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計放火援兄友

話說列位看官，前一回又說道提筆妄字，這樣一個人家，馬棚內豈無一個人？而消計放火，這等容易，並未驚覺一個人？祇因朱氏弟兄痛恨駱宏勛，要油煎心肝下酒，人生罕見之事，故馬夫急將草料下足，也到廚下看燒油鍋煎心肝去了，所以馬棚內無人；況且駱宏勛日後有迎王回國之功勛，位列總鎮，亦天使之。若不然，日間解官共五六十人，而且他在囚車之內，就是幾十個也殺了，在乎他一人？偏要帶至家中，慢慢處治，以待消計、余謙來也。閑話休提。且說消計放火之後，跳上房子來看了一看，客廳內還坐著兩個人，不敢下來。定睛細看：不是別人，一個是朱豹，在揚州播臺上被鮑金花踢瞎雙目，不能救火；一個是今日劫來的賀世賴，因路生不能前去，皆是兩個無能之人。消計看得明白，怕他怎地！輕輕下得屋來，走至廊下一看，懸吊一人，哼聲不絕。消計問道：“你可是揚州駱宏勛麼？”駱宏勛听得呼名相問，亦是低低答道：“正是。足下是誰？”消計道：“我是消安師弟消計是也。你家人余謙到我庵中送信，特來救你，你要忍痛，莫要則聲。”遂一手托住駱宏勛，一手持刀，將繩索割斷了，也不與他解手，仍是綁著，馱在自己脊背上。見天井中有砌就的一座花臺，將腳一墊，跳上了屋。可曾聽見古人雲過，“無目之人心最靜”，眼雖未看見，卻比有目之人要伶俐幾分。朱豹听得失火，心中一躁，無奈眼看不見，不能前去，坐在廳上聽聲音。聞得廳下有唧唧噥噥說話，祇當看著駱宏勛之人。至消計縱身跳上，怎能無腳步之聲？又聽見瓦片響，叫聲：“賀老爺，什麼響？”那三間客廳福扇，因四月天氣漸漸熱了，俱是敞開，房中燈光照得對廳上邊甚是光明。賀世賴听得朱豹相問，抬頭一看，對廳上有一個和尚馱一人上屋而去。答道：“四爺，對過廳上有個和尚馱一人行走！”朱豹就知盜去駱宏勛了，連叫幾聲。那邊救火，吵吵鬧鬧，那裏听得見！並無一人答應。朱豹焦躁，走到天井之中，大聲喊叫。朱龍等方纔听得，連忙相問朱豹。朱豹道：“賀老爺見有一個和尚，身背一人，自屋上逃去。”朱龍掌燈火來一照，祇見梁上半截空繩掛著。說道：“難道又是消安、黃胖來了？”弟兄三人各持樸刀，率領幾十個莊漢，飛趕前來。

且說消計上得對廳，朱豹早已吆喝，連忙走至群房，跳落地下，飛奔來到護莊板橋，至橋上走過，忙叫余謙，余謙跑出。消計道：“你速速背主人前去，我敵追兵。”余謙也將駱宏勛兩隻胳膊套在頸項上，手持兩隻板斧，照原路奔逃。未曾出村，朱龍等趕至橋邊，看見消計手持戒刀，大叫道：“駱宏勛乃貧僧師兄之友，今特救之。蒙三位檀越施好生之德，令他去吧！”朱氏三人一看，竟是自家庵內的和尚，大怒道：“我每每送柴送米，供養與你，你不以恩報，反來劫我仇人。你師兄是誰？怎與駱宏勛相交？”消計笑道：“我實對三位檀越說罷，我乃五臺山紅蓮長老的二徒弟消計是也。播臺上解圍的，那是我師兄消安也。”朱氏三人方知他前日所言皆假話，又是假名。朱氏三人道：“你既是消安師弟，就是我的仇人了。”大喝一聲：“好禿驢，莫要走，看我擒你！”弟兄三人並莊漢眾人一齊上來。消計全無懼色，掄起戒刀，迎敵眾人。朱虎往南一看，祇見一人背著一人，向南奔逃。火光之中，卻看不分明，諒來必是劫駱宏勛的。遂叫：“大哥、三弟捉這隻禿驢，俺要趕拿駱宏勛去也。”帶了十數個莊戶，趕奔前來。及至趕上一看，乃是余謙背主而逃。朱虎想起揚州一腿之仇，大罵一聲；“好匹夫！今日至俺莊上，還想得活麼？”余謙也不答，舉斧就砍，戰鬥了十數合，余謙遍身流汗，想道：“若戀戰，必定被擒，不如奔之施茶庵之中，將大爺歇下，再作道理。”於是且戰且走，走至離施茶庵不遠，虛砍一斧，邁開大步，飛跑到施茶庵的門首，將鎖扭下，走進門來關上。余謙兩手扶住茶桌，吁喘不絕，一陣心翻，吐出幾口血來。駱宏勛在他身上看見，叫道：“賢弟，你且將我丟下，你好敵鬥強人，倘若難敵，你好脫逃，通信與徐表兄、鮑老爹，代我報仇。若戀戀顧我，主僕盡喪於此，連通信之人也沒有了。”余謙血朝上一涌，話也說不出來，祇是搖頭。駱宏勛見他要死。心中不忍，二目中撲冷冷淚下。

且說朱虎正鬥余謙，見余謙逃脫，領眾從後趕來。及到施茶庵，卻不看見，用手推推庵門，門竟關著，知他躲在裏面，大叫道：“與我點火燒這狗頭，省得敵鬥。”余謙聞得取火來燒，抖抖精神，走至門邊，輕輕將門門拔開，把門一開，大叫一聲，跳將出來。朱虎趕向前來，重新敵鬥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鮑自安打發余謙、董超起岸之後，吃過飯，意欲開船。忽然西北風起，船大難行，遂灣住不開，不料西北風刮了一天一夜，總不停息。眾人皆因有余謙前去通信，駱宏勛又是軍門投機之人，諒無異事，就是遲到兩日，諒不妨事。唯有花振芳，坐船如坐針氈，恁大年紀，江南往返三五次，方纔尋得這個好女婿。聞得身陷縲紲，恨不得兩齋生翅，到歷城以觀女婿之動靜。昨日起風時，還望少刻而息，不料睡了一夜，翻來覆去，何曾成眠。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捧進早茶、點心，眾人食用。花振芳面帶愁容坐在那裏思想趕路。鮑自安取笑道：“那個得罪大相公，心中不悅？對我說，與你出氣。”花振芳道：“我生平好走旱路，從未在這棺材中過這些日子。你這老奴才，既為朋友打這場官司，就該速速趕到，方纔使那被難之人不引頸而望。怕起早要用腳走，苦戀在這隻棺材裏過時刻麼？此地乃濟寧的大碼頭，騾轎車馬都有，我替你墊腳錢，起早罷了。你若不肯，我竟告辭先去。”鮑自安平日常愛駱宏勛，今日阻風也是無奈，被花振芳提醒，乃答道：“我坐船行走之意，待到歷城，船灣河內，家眷、物件盡在船上，候問過官司之後，尋著地方再搬。今著起早，除非到歷城上岸宿店了。”花振芳道：“你願意起早，我則有法。歷城與敵地乃相接之地，且右苦水捕，右黃花舖，有十里之遙。自此起早到雙官鎮，還有條近路，到苦水舖約略五日路程。在小店將家眷行李歇下，我陪你上歷城去見狄軍門，豈不是好！”鮑自安大喜道：“如此行法正好。”雇了十輛騾轎、二十輛驢車，將衣箱包裹要緊之物搬於車上，闊大之物仍放船上灣著，待有了落腳地，再來搬運。悶桶裏提出梅滔、老梅、王倫、賀氏四人，拿了四條市口袋裝起，放在騾車之上。臨吃飯之時，倒出來令他食用，食用之後仍又裝起。花、鮑、消安師徒一眾人等從旱路奔行。花振芳心急，趕路真快，每日要行到二更天氣纔宿店。

這一日，來到雙官鎮松林之間。見大路屍骸橫臥。花振芳道：“朱家兄弟今日又有大財氣，傷了許多人夫。”眾人正在驚異，又听得四杰村一片吆喝之聲，燈籠火把齊明。鮑自安道：“好似交待的一般，不知是那方客商，入莊與他爭鬥也？也算大膽的英雄！”正說之間，離莊不遠火光如日，看見一個和尚被十數個人圍在當中，東擋西遮。令人不解，因何圍著和尚賭鬥？且說消安、黃胖看見一個和尚被十幾個圍住，心中就有幾分不平之意，正是：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但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